

## 铁皮娃娃兵

\* 任何一场战争，不管是谁指挥的，是为何而战的，尤利乌斯·恺撒也好，约瑟夫·斯大林也好，都限人和人的相互残杀。

或许支撑战争持续下去的只有仇恨，具体的仇恨，我认识的鲜活的人因敌人而死去的仇恨，无论这场战争的初衷是什么。

战争只是上位者的游戏，是普通人的灾难。

\* 我们对待任何事物，甚至对待人的生命，也没有像对待有关自己的神话这样关怀备至。我们是最最优秀、最最正义、最最诚挚的，这种看法灌入我们的头脑，已经根深蒂固了。谁若是敢对此有所怀疑，立刻会被扣上违背誓言的罪名，这在我国被视为大逆不道。

\* 报纸上依旧在报道：某架直升机完成了下行演习……某某人被授予红星勋章……这时，我的病被“彻底治好了”。阿富汗治好了我轻信一切的病，过去我以为我国一切都正确，报纸上写的都是真事，电视中讲的都是事实。

\* 我们一辈子就是这么活着的——自军和红军，谁不和我们在一起，谁就反对我们。

惩罚与规训会带给人恐惧，扼杀他们的勇气，使他们看上去如你所愿地一致，这就是集体主义。

\* 在小学里由班集体做决定，在学院里由系集体做决定，在工厂里由全体职工做决定，处处有人替我做决定。

\* 偶像是个空壳，祭司坐进去，坐在里边教训百姓。——克雷洛夫。

\* 好人在这儿更好，坏人在这儿更坏。

\* 制度本身在愚弄人的意识，人家可以随意抛弃你，你没有能力抗拒。

\* 苏联士兵是最廉价的士兵，也最耐用。

\* 没收的东西根本不用登记，其实成了他们捞的外快。

\* 他们到过那边，我也到过那边，我们有共同语言，我们相互理解。

\* 不许我们聚会，怕我们。如果我们组织起来，就会为自己的权利而战。

\* 我们怀着希望回国，以为故乡会张开双臂欢迎我们。我们突然发现，对我们经历的一切，任何人都提不起兴趣。

\* “当时我十八岁，您那时多大？那边热得把我们的皮肉都晒裂了，您默默不语。当他们把我们变成‘黑色郁金香’时，您也没有说话。军乐队在各地公墓上演奏。当我们在那边杀人时，您还是没有说话。现在你们异口同声地不谈特谈什么‘牺牲品’‘错误’……”

\* 甚至连沙皇时代征兵也不征独生子的，可是现在派他去打仗。

\* 谁也不想弄明白这场战争的性质，只留下我们独自面对这场战争。

\* 我们是被派去的，我们相信了他们的话。我们带着这种信念，一个  
一个在那边送了命。不要把派我们到那边去的人，和我们这些被派  
到那边去的人相提并论。

\* 他们在打仗，可是人民不痛苦，人民不知道。

\* “阿富汗人”是杀人机器，他们什么都可以干，他们有结实的拳头、幼  
稚的头脑，谁都怕他们，谁都讨厌他们

\* 但人家根本不管他有没有病，天热还是天冷，既然建议你去，就应当去。

\* 回国过海关时，他们让我把身上的衣服全脱光，甚至乳罩也不能戴。

\* 1981年出现了各种传言……说阿富汗是血流成河的战场，像屠宰场，这事  
只有很少人知道。我们在电视机里看到的，是苏联士兵与阿富汗士兵称  
兄道弟，我们的装甲输送车上撒满了鲜花，农民在亲吻分给他们的  
土地。

\* 在那边我才明白，你就是奴隶，但不止你一个。而在那之前，我以为，我是一个  
独立的人。

\* 只有和平时杀人才能受到法律制裁

\* 他们反反复复地对我们讲：你们是最优秀的，既然我们是最优秀的，我  
何必还要自己去思考呢？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。

\* 士兵生活中，外力无法制服内力，正是内在的法则决定了我的命运。若谁想与它对立，必定遭到失败。

\* 谁也不会说出那些地下躺着的人身上，曾经有哪些真实的事情发生。活着授予勋章，死者编成传说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

\* 我们的社会相当残酷，过去我没有注意到。

\* 我明白了，我们不为人们所需要，不需要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。那是多余的东西，不方便的东西。我们也是多余的人，用起来不方便的人。

\*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们说话，才能让他们听得见。我觉得我在喊，可是嘴唇紧闭着，怎么也张不开。于是，我又躺进棺材里去了。我躺在里面想：他们希望我死去，我也许真的已经死了，所以应当默默无语。

\* 集体中的人和单独的人，是两种不同的人

\* 我想弄明白，谁为此事负责？为什么都一言不发？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姓名公布出来？为什么不到法院去告他们？

\* 人会觉醒的，但不会那么快，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。

战争仍在继续

\* 难道我们这些留在这里的人，比他们干净吗？他们饱尝的痛苦，他们经历的磨难，已经净化了他们的罪孽，可是我们永远不能净化自己了。

\* 他们不是因“错误”在那边作战。他们之所以作战，是因为相信了我们。